

时尚,就是我

可可·香奈儿传

[德] 卡塔琳娜·兹尔可夫斯基 著 张育如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时尚就是我

可可·香奈儿传

可可·香奈儿 著
王静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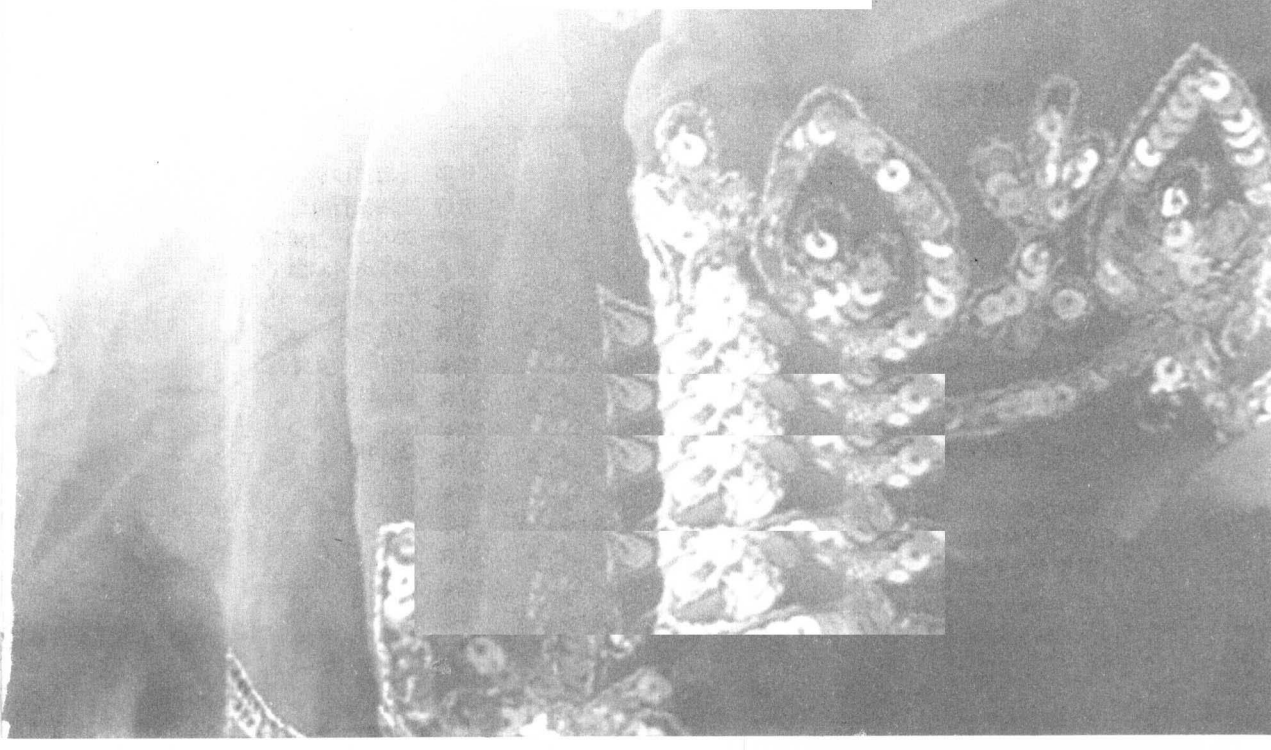


时尚,就是我

可可·香奈儿传

[德] 卡塔琳娜·兹尔可夫斯基 著 张育如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尚就是我：可可·香奈儿传/(德)兹尔可夫斯基著；
张育如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ISBN 978-7-80706-367-4

I. 时... II. ①兹..②张... III. 香奈尔—传记
IV. K835.1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565 号

“Le style c'est moi!” Coco Chanel by Katharina Zilkowski
Copyright ©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1998 by Econ & List Taschenbuch Verla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09-2006-792

责任编辑：薛 华
封面设计：张晶灵
版式设计：李如琬

时尚，就是我 可可·香奈儿传

著者：[德]卡塔琳娜·兹尔可夫斯基
译者：张育如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147 千字
印张：11.75 插页 1
印数：1—5100

ISBN 978-7-80706-367-4/K·65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555

这是一本质朴之书，
摒弃了图像的展示。
但又是一本奢华之作，
为您捧出了一段传奇人生。

可可·香奈儿
Coco Chanel

目录

Contents

002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省城的豆蔻年华	21
第三章	初试啼声	39
第四章	生死之爱	53
第五章	威尼斯之旅	77
第六章	斯拉夫风情	92
第七章	富可敌国的男人	106
第八章	山雨欲来	123
第九章	灰色年代	144
第十章	东山再起与“诸神的黄昏”	161
第十一章	葬礼	181



第一章

童 年

1883年8月20日，市政府出具的出生文件上写着“嘉柏丽尔·香斯奈儿”(Gabrielle Chasnel)。这个女婴在前一天的下午四时，出生在索米尔(Saumur)的教会招待所，那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救难所。当中产阶级与贵族家庭的孕妇在私人医生以及女佣的簇拥下，在自己的家中待产时，穷苦人家的产妇只得到这里寻求分娩的帮助。这个有着浓密黑发的小东西的诞生得不到特别的重视，自是理所当然的，以及她几乎已经命定的悲惨未来，是大家确定的两件事。

就连嘉柏丽尔的父亲也不认为她的出生是件特别的事。她出生的那天，甚至后来几天，他都没去看她一眼。对他来说，生产是女人的事！而小孩的母亲呢，始终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她心中没有客人会来探访的任何期待。有谁会来探望呢？添了新生儿后，家里只有

这3个贫民院的人来过,处理孩子的出生证明文件。这3个人已经上了年纪,又都是文盲,新生儿的姓以及其他资料只能口头转述,这就是文件上的姓会发生笔误的原因。这个文件上的错误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更正。

嘉柏丽尔·香奈儿的父亲阿尔贝·香奈儿(Albert Chanel),28岁,是四处叫卖的小贩。母亲让娜·德沃勒(Jeanne Devolle),20岁,夫唱妇随,也是叫卖的小贩,两人住在索米尔圣襁路29号。嘉柏丽尔便是一个叫卖小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的激情结晶,在1883年这个炎热的夏天呱呱坠地时,她已经有了一个一岁的姐姐:朱莉亚(Julia)。

“我的父母是单纯的人,有着单纯的感情。”后来年老的嘉柏丽尔这么回忆道。她的母亲让娜来自法国奥弗涅山脉(Auvergne)的火山地区。两年前,阿尔贝·香奈儿途经她的故乡库尔皮埃尔(Courpière),让娜迅速陷入他那无法抵挡的魅力与热力四射的热情中,爱情的烈火一发不可收拾,令她全家措手不及、惊愕不已。这个英俊、黑发的家伙总是相信明天会更好,不断冒出可以改善他职业状况的新点子,指望他的经济收入会因此而好转。可是除了那双有磁力的乌黑眼睛,以及不被失败击垮的自信之外,他其实只有这么一项天赋:可以嗅出法国各都市中,能够使他大发利市的城镇。他的生活基调便是建筑在这些对他无比重要的市场地点上的。除了小康城市能让他落脚一段时间之外,他的头顶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屋顶。

这个时期的买卖都是在室外进行的,一切商品都陈列在市场上。有的小贩用篮子拖来自产自制的少量收成:小小的两束花、十个鸡蛋、几升牛奶、几条熏香肠,希望能够赚一大笔法郎回家。有些人的收成品则是用手推车推来的,货品自然多得多。不过,大家一样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而且,通常男人还需要有一副可以引起客人注意的大嗓门,好大声叫卖、招揽顾客。



阿尔贝·香奈儿的体内流着纯正的庄稼人之血。他在塞文(Cevennen)的历代祖先,都是在别人的田地上流汗的临时雇工。这种状况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改变,他将自家简陋的农家院落改成了一个很小的葡萄酒馆,供那些年轻小伙子在农忙过后来喝杯红葡萄酒,浅酌一番。不过,这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已经开始改变。农村的生存状态一定得寻找其他的出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农业发展,现代化的脚步即将来临。紧随着的,将是一波大过一波的都市移民潮。

即使在法国的中心都市已经能嗅出 20 世纪即将来临的气息,但法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法国乡村的生活与中世纪时的状况相去不远。工业的巨轮很快就会将阿尔贝·香奈儿这样的年轻人连根拔起,抛出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农村生活,抛出农业大家庭撑起的保护伞。城市的空气的确是自由的,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享受得起。

虽然如此,但阿尔贝到底是有些本事的,他为自己找到了新出路,为此他还真有理由特别骄傲一番。他告别了沉重的犁和手上土黄色的老茧,能够永远保持双手的干净,不能不说他的确是有两下子,阿尔贝·香奈儿成了小商贩,四处流动。他终于可以脱离家庭独立自主了,而且,不用再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天啊,他是绝对不要那种死板的生活方式的。阿尔贝·香奈儿无疑想要在新时代响亮的钟声还没停歇之前,体会一下做世纪末最后一个探险者的滋味。在嘉柏丽尔出生后的这段时间里,他和让娜从事着缝纫品的买卖,像针、线、钮扣之类的小东西,以及其他手工需要的物品。

索米尔在阿尔贝和让娜的生命中只占了一小章的篇幅,这里是来自普罗旺斯北部的阿尔贝·香奈儿到目前为止,所停留过的最北的一个城市。作为 19 世纪末嘉柏丽尔出生的城市,索米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里是法国最美丽的一个省份,位于奥尔良(Orléans)与南特(Nantes)之间,风景柔和优美,图亚河(Thouet)在此

注入卢瓦尔河(Loire)。在这个多森林的地区,采蘑菇时常常能遇见凯尔特人的纪念碑或墓室等文物,它们有着很文艺的名字,如“仙女岩”、“恶魔洞”等。

这个省城最出名的是马术学校,它吸引着全国顶尖的骑兵和其他邻国的目光。索米尔马术学校成立于1766年,它的名声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和骑兵中始终所向披靡、扶摇直上。要刻画索米尔的社会情况并不难,凡是有纯种马的地方,就有出身贵族的男性,而且个个体格魁梧、阳刚有力。因为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比骑马更能显现男性热情、高贵、优雅的运动了,毕竟那时候,足以使这些社会成员迷恋的汽车还没发明。再者,有翩翩男士的地方,就一定有漂亮的女人。因此,索米尔到处充满着这些有阶级意识、彼此联合,同时以追求娱乐为生活目标的人。这个小小的省城是一个精英聚集的中心,但是对许多人而言,这里的生活也与地狱无异,只不过他们还本本分分地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而已。像阿尔贝·香奈儿与让娜·德沃勒便是带着缝纫用品好好地守在他们摊子后面的人,不论晴雨,他们始终问一句:“您需要什么,夫人?”

因此,法国第三共和的号召在索米尔得不到任何响应,实在不会让人太讶异。这个城市的贵族阶级始终竭力抱着第二帝国不放,与路易·拿破仑一起燃烧着热情之火,维护着这个1851年借着政变而建立的最后一个君主政体。

和其他城市一样,索米尔也是由高墙所包围起来的。嗒嗒的马蹄声日复一日不断地敲打在石板路上。外面要求平等的呼声甚嚣尘上,但哪能穿透厚厚的石墙传进来呢?“您好,伯爵夫人!”“问候您高贵的夫人,男爵大公。”——索米尔军校的骑兵摘下法国军帽敬礼的时候,就是这么问候来人的。通常他们闲逛蹀躞的时候,也是这身马装制服的打扮,手里甩着金饰的马鞭,扬长过街。

许多英国人也越洋过海来到这个城市。承平时期,英伦岛令那



些勋爵、公爵、贵族妇女觉得受到拘束。欧洲大陆是个有各种活动可以消闲解闷的地方，法国索米尔这个马术中心自然也包括在内。就是这些外来客发明了“观光客”这个词，1816年左右，它成为索米尔流行的通用语。当时，只要是出自英国的舶来品，就是顶尖时髦的。

数十年后风云际会，嘉柏丽尔得以站在日不落帝国的阳光下，她对世界主义的认识也因此而更加深刻入里，英国的生活方式也为她提供了建造时尚王国所不可或缺的螺丝钉。

不过现在提这些还为时过早了些，此时，19世纪都还没结束呢。索米尔另外还值得一提的一项骄傲是，1826年，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在伟大的威廉·蒂尔内(William Turner)的笔下颠倒了众生。他的画作《索米尔左岸》(*Saumur Rive Gauche*)、《索米尔右岸》(*Saumur Rive Droite*)与《索米尔附近的丽其》(*Rietz bei Saumur*)，都是在这里取景的。索米尔怎么说都绝不是一个平凡无奇的省城。

8月21日，嘉柏丽尔·香奈儿受洗礼，她的父母亲都没有参加。让娜因为身体太虚弱而无法出席，而阿尔贝则同往常一样，在外讨生活。他称自己是在“巡回演出”，这个名词后来就成为他不参与家庭活动的挡箭牌。他的心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他的家庭。这个顽固、自大又自私的家伙，从来不曾带给他的让娜一丝幸福。

在索米尔贫民院的小教堂中，修女为嘉柏丽尔祈祷着：“愿亲爱的主与你同在。”大家似乎对嘉柏丽尔的诞生都淡然以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丝毫的爱护之情，只有天主教堂立刻伸出手，将她拥入温暖的怀抱。天主的仁慈以及对上帝的坚强信仰将是她抵挡未来命运的惟一保护墙，而这也仿佛是上天惟一能给她的补救方法。“我们在天上的父……”修女围着嘉柏丽尔低声吟诵，似乎反复的吟唱能为这个不幸的新生命带来幸福。祭坛上方悬挂着一幅法国艺术家尚佩涅(Philippe de Champaigne)的气势磅礴的画作，画名为《西蒙在殿门迎接耶稣》(*Simon empfängt das Jesuskind am Eingang des Tempels*)。

成年后的嘉柏丽尔·香奈儿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化往事,她甚至不断重新改编她生命的历史篇章。那经过修剪的自传就像小说一般,许多高潮迭起的情节都是她凭空捏造出来的。就像她创造出独特的时尚风格一样,她也善于利用旁人无从核查的细节来创造她的生命故事,特别是有关其童年的部分。真相横在她与幸福之间,它将阻碍她成为一个真正圆满的生命。

下面这件无人能证明的轶事,便是她长大后所叙述的:洗礼仪式正在进行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心血来潮,也或许是因为怜悯之情,一个修女为她取了第二个名字:波娜儿(Bonheur)。波娜儿意指感官中的幸福,是一颗影响行为举止的吉星。而嘉柏丽尔这个名字则源自希伯来语,意思是强壮、有力。假如名字真的能影响人,这倒是她一生成功的好兆头。

朱莉亚和嘉柏丽尔这两个非婚生的小女孩,一出生就得跟着妈妈四处摆摊。一张出自那个时期的照片,使得某些人相信上面的那两个人就是让娜·德沃勒和小嘉柏丽尔。拍照的人是欧仁·亚特格(Eugène Atget),当时他试图用他的摄影作品,记录世纪末社会上普遍的贫穷状况。照片上的人行道旁坐着,确切地说,是蹲着一个黑发女人,两颊凹陷、脸色苍白,穿着一件小圆点上衣和一条米色粗布裙。她的笑容疲惫、神色羞赧,成为摄影家镜头猎取的对象,着实让她感到害羞。她的面前摆着一个柳叶篮子,里面装满了药草,一个襁褓中的小女孩安安静静地睡在她两腿间的裙摆上。

那个孩子真的是嘉柏丽尔吗?即使大家非常希望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希望照片记录了嘉柏丽尔戏剧般快速结束的真实童年,可惜它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一段嘉柏丽尔后来只愿意用隐晦的方式叙述的童年:“我觉得我好像迷失了,迷失在我自己的传奇迷宫里。”“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传奇故事,这真是太愚蠢,也太梦幻了。”后来的可可·香奈儿这么对她的作家朋友保罗·莫朗



说。这张记录了路边一位母亲与她沉睡中孩子的模糊的黑白照片，几乎使人像相信圣经般地认定，那就是让娜与嘉柏丽尔的肖像。但那到底是不是她俩，没有人能够证明，惟一毫无疑问的是，照片中所重现的一切，至少能够为我们勾勒出她童年氛围的一个大概。

1884年11月17日可以说是让娜·德沃勒生命中一个快乐无比的日子：阿尔贝在她的家乡库尔皮埃尔与她举行了结婚仪式，证婚人是让娜的哥哥和叔叔。此时让娜的肚子里已怀着3年来的第三胎，婚礼举不举行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是，结婚证书的下方可供补充说明的地方，写着让娜非常重视的一行字：“阿尔贝·香奈儿承认朱莉亚与嘉柏丽尔为亲生女儿。”正是这些字给了让娜无限的希望，现在她终于可以站在正式的场合，向大家宣布：她和阿尔贝的关系在法律上、社会上都合法了，她的家庭正式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了。

对于他们的亲戚来说，婚礼是举行庆典的再正当不过的理由。因为要把分散四处的族人聚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阿尔贝·香奈儿的父母也来了。亨利-阿德里安(Henri-Adrien)和他的儿子简直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众多的子女便是优良性能力的象征。

他的太太维尔日妮-安吉利娜(Virginie-Angelina)是一个孔武有力、非常乐观的女人，即使生产了19次，这些坚强的特质也丝毫未受到撼动。另外，她卖弄风情的劲儿，就像她的幽默感一样浓厚。维尔日妮-安吉利娜喜爱在院子里让风吹干她一头浓密的黑发，可是她向邻居展示的又不光是一个整齐挽起的发髻，这让亨利-阿德里安每次都打翻醋桶，大发雷霆。

婚礼不只是阿尔贝·香奈儿与最小妹妹认识的机会，而是他根本因此才知道他多了一个妹妹。两岁的阿德里安娜(Adrienne)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家伙，细嫩标致的小脸蛋惹人疼爱，是个非常受父母宠

爱的快乐孩子。啊,真好!这个小阿德里安娜便是刚学会站立的嘉柏丽尔的小姑姑,未来她将真诚无悔地伴随香奈儿迈向成功之路。

终于成为香奈儿家的人了,让娜对此感到无比的骄傲,而阿尔贝终于正式承认两个女儿的事,也让她如释重负。1885年3月15日,她生下了儿子阿方斯(Alphonse)。这段时间阿尔贝全家住在奥弗涅山脉的伊苏瓦尔(Issoire),这里的火山地贫瘠无比,大约2000公尺高的金山是附近最高的突出物。他们在城市边缘的佩里埃路(Perrier)住了差不多两年。

对漂泊不定的香奈儿一家人来说,两年是段不算短的时间了。

这里的风景在小小的嘉柏丽尔·香奈儿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儿是她的根。奥弗涅,她心灵上的故乡,即使长大后,她的内心也不断回到这里。20世纪50年代,她在保罗·莫朗的《香奈儿的脚步》(*L'Allure de Chanel*)一书中作了以下这段口述:“即便是在今日,我的骄傲仍像以前一样带领着我的行为、影响着我的态度。你可以在我的声音深处听见它,可以在我眼里的热情中看见它,更可以在我有棱有角的脸上感觉到它。简单一句话:它在我体内无所不在。我是奥弗涅惟一一座永不熄灭的火山。”

诚然如此,但此时的嘉柏丽尔还只是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如往常一样一般,“巡回演出”去了。她的母亲则陷在痛苦的深渊中,因为她爱恋着阿尔贝,因为她带着3个孩子,因为她体质虚弱,因为她的肩膀无法承担这一切,更因为乌云般笼罩着她生命的另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让娜的母亲年纪轻轻便死于一种严重的哮喘病,而家族中的人说这种病是会遗传的。

1887年,第三个女儿安托瓦妮特(Antoinette)出生,又多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小嘴。这时的嘉柏丽尔4岁,是她弟弟阿方斯的大同谋兼好伙伴。即使后来他成为,或者说正因为他是吹嘘大喇叭、浪荡子、酒鬼,她才一直照顾着他,直到1939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阿方斯，十足的香奈儿！

一个人就可以玩的游戏，是嘉柏丽尔最喜欢的游戏。她对莫朗说：“每个小孩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神秘地方，在那里他可以藏匿起来、玩耍或做梦。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奥弗涅的一座墓园。在那儿我没有碰到过任何人，连死人也没见着过。我不是到那里哭悼任何人的……我是这个秘密花园的主人。我很喜欢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人。我告诉自己，只要还有人怀念着他们，他们就不曾真正死去。其中有两座无名的墓碑是我特别喜欢的……我用紫罗兰做成的心型花圈装饰它们……今天我还是很喜欢自言自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之所以如此，一定是因为生平第一个能让我倾诉衷肠，打开心灵的对象是死人的缘故。”

长大后的嘉柏丽尔·香奈儿不愧是一个能起死回生的了不起的说书人。她的这段描述，当然不可能是当时那个4岁小女孩的心态，这只不过又是她悲剧性格的一个例子，她总是喜欢美化她的过去。心理分析这个名词在那个时代还没出现，但她已试着用这种方式来解析那个叫做嘉柏丽尔，还在跟兄弟姐妹以及同伴玩耍的小女孩。1900年弗洛伊德才从梦境的分析开始研究人类的心灵状态。况且1888年时，嘉柏丽尔·香奈儿的悲剧根本还没开始。不过，这悲剧的一幕的确即将上演，在长大之后，她在那上面覆盖了一块沉默且痛苦的墓穴板，谁都不能将它掀开。

让娜愈来愈虚弱了。她又怀孕了，那个时代，女人对这种强迫性的天职与负担没有任何解脱的出路。这事儿的口语一般是怎么说的？让娜又有希望了。是的，让娜又有希望了。可是她惟一真正希望的，是取悦她的丈夫，这是她天真的梦想。她热切而坚定地幻想，她的丈夫是个体贴温柔又深情款款的男人。

因为，阿尔贝有时候还是会从他的巡回商旅中回到她身边。在法文的用词里，他是个“Tchatcheur”，也就是自大狂、夸大狂，也就是

牛皮大王的意思。只有让娜,还有那些被他的魅力迷倒的女人,才会着魔似的听他吹嘘。每当他的脑袋里出现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或说出这回这条路一定能够一夕致富的话时,让娜没有一次不相信。

不过,那个时候的阿尔贝还真有一项小小的成果值得大书特书:他不再卖缝纫用品,而开始改卖起衣服。可是他每一次一离开家门,世界都不得不跟着灰暗了下来。让娜又恢复独自一人的生活,带着4个小孩,有时还带着身孕。

不过,她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孤单无依的。安托瓦妮特出生后不久,阿尔贝便安排她重回娘家的怀抱。只是那时可能还没有人想像得到,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让娜的舅舅奥古斯丁·沙尔东(Augustin Chardon),对她的疼爱就像对亲生女儿一样。身为一名葡萄酒小业者,他拥有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以及一定工作量的日常生活。怀着照顾之情与兴奋的心,他将让娜与孩子都接回了家里。

阿尔贝去掉了一个责任重大的包袱。要不是可恶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附属感作祟的话,这本也是让娜可以好好利用的机会。让娜总是跟随丈夫,而且简直是跟随得太好了,她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到各地的市场叫卖。对她而言,只要能够看见他,呼吸短促、张着嘴大口喘气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能够跟他在一起,身为廉价劳动力又有什么关系呢?甚至于他又因为从事其他“活动”而离家远去,使得她等到望穿秋水,那对她而言自然也是无所谓的。让娜是个简单的女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她的热情也是非比寻常的,她来自自我的毁灭力量,不死不灭。

1889年小吕西安(Lucien)出世,这年嘉柏丽尔6岁。接着1891年3月又一个小男孩出生,他一反兄姐的惯例是在家里出生的。奥古斯丁舅舅与让娜请一个长年在公证事务所上班的堂兄帮忙,在官方报了户口,可是这个小男孩活到一岁就夭折了。新生儿死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情况。每次奥古斯丁舅舅和他的外甥女在屋里对坐的